

被夏天叫醒

孙玉琢

冯骥才先生有篇散文，说：“春天最先是醒来的。”

其实夏天也是。夹在暮春尾巴里的夏天总会带给人惊喜，通常是“五一”前后的某个清晨，忽地在路边嗅到金银花的香味，或者在身心疲惫的下班路上，从夜色里吹过来的一缕热风——风里还带着粉粉的月季香。

这个时候抬头看看天，偶有星星在眨眼，夜空能看到丝丝浮云，有着夏夜独有的悠远和苍茫。不远处的烧烤摊边人声鼎沸，小贩们争先恐后地吆喝揽客。初夏上市的各类瓜果清香扑鼻，尤以榴莲和芒果的气味甚浓，削落在路边的果皮堆成一堆，在热乎的空气中被蒸腾，弥漫着诱人的果香，和那一阵阵钻进鼻孔的花椒孜然味、龙虾啤酒味混合在一起，鼻子告诉你：又一个夏天，它来了。

身体和心灵都仿佛沉睡了一个冬天，又在暖风袭人的春三月继续睡了一个大大的“回笼觉”，而此刻，却这么忽然地被夏天给一个激灵般地叫醒了。

这醒还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嗅觉。五月的夏天已经很热了，实在是懒得穿上黏糊糊的汗衫跑到烈日下撒野，只能在晚上，趁着夜色，跑到鸟儿虫儿们都已栖息息的林间，呼吸才消停下来的空气，带着水面的些许湿润

打到脸上，垂眼望去，周边的湖面都是袅袅婷婷的小荷叶，还未长成，一片片小小的，只有碗口那么大，有点像女生用的面膜，漂浮在水面，玲珑而拥挤。

夏夜是最生动的。“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果真是如朱自清先生笔下的美丽。蛙声此起彼伏，蚱蜢声，树林的“沙沙”翻动声，交织在一起，天籁一般抚慰着每一位前来寻找“治愈系”的人。

尤其喜欢夏夜的暴雨，躲在卧室里，关紧玻璃窗，但不拉窗帘，看着水珠打在玻璃上，再“啪”地溅开，莫名像心安。哗哗大雨好似老天在清理人间，把所有不好的事物都冲刷掉，再告诉人们：“今夜过去，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那，何不让这些大雨尽情落下，洗去心头的所有尘埃。

小时候住平房，家里的屋顶是用蛇皮袋糊起来的，每到暴雨天，外面电闪雷鸣，家里的“天花板”就惊天动地——老鼠在上面使劲蹦跳，我被吵得睡不着觉，生怕那蛇皮袋不结实，老鼠会掉下来砸我脸上。

妈妈就会摸着我的头，跟我说老鼠在开运动会，我就在那样的一个个夏夜里，在妈妈的陪伴里美美地睡去。

万物繁茂的夏季，小动物们怎可能不蠢蠢欲动呢，连癞蛤蟆都扯着嗓子叫唤，求偶心切，池塘里的小野鸭嘎嘎叫，欢快地蹦跶啄食，在越长越密的水草中穿梭，时常还有羽翼华丽的野鸡飞过头，一边觅食，一边警觉地注视着四周。

《家问》言：“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夏天是人心气旺盛的季节，此时应守好阳气，这样秋冬就不畏寒冷。漫长的夏季要来了，要补阳，又要解暑，岂不矛盾？勤劳的中国人很早就探究出最合适的养生方——喝茶。有谚云：“不喝立夏茶，一夏苦难熬。”夏天适合养心，而苦味又入心，的确适合吃点苦味。燥热难耐的午后，空调吹出来的风生硬冰冷，不带任何情感，此时一杯苦茶便成解乏神器，洗干净玻璃杯，捻一撮茶叶泡上，不需要什么冰美式、奶油雪糕，这茶袅袅升起的热气恰好把胸口涌起的那团热火给熏没了。

不由觉得神奇。再呷一口苦涩的茶汤，不一会儿回甘袭来，整个人都舒爽了，可以精神抖擞地开启后半天的工作了。夏季温度高，人容易心火旺，若是觉得喝茶无趣，那苦瓜也是夏天解暑祛火必备，让平日子里吃重口味、甜食的脾胃得以休息，一根碧绿的苦瓜，

切片淋上香油和醋，不需要多余的调料，便是夏季十分美味的解暑菜肴。

初夏一定要去逛市井味十足的街头，比如菜市场 and 夜市摊子，那鼎沸的声音、无序的气味、喧嚣的人群……无一不是活泼的、阳光的、充满希望的，好像这个季节的寻常街头都明亮起来。

恰在初夏，这万物极繁盛的时间，却偏偏觉得日子悠长下来，好像能实实在在的触摸到岁月。此时没有春天各种“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催促，也没有年终颗粒归仓的复盘，握在手心的一个个夏日，就纯粹是“日子”，不是为过而过，也不用跟谁比较……

日子就显得弥足珍贵，因为真切地属于自己的，符合自己心愿。所有微小的、确定的、生动的触手可及的日常，便是我们可以把握的幸福，春天里开过的花，曾与旧友一起翻过的杂志，那杯还没喝完的老白茶……去菜市场挑几颗通红的番茄回来做碗打卤面，抑或是摇着芭蕉扇陪父母说说话，去雨后初晴的巷子口使劲闻闻那被雨水洗过的味道……就在这样一个暮春与初夏傻傻分不清的时间里，倏忽觉得，全身感官都醒了，整个世界也精神抖擞起来，追赶这越跑越快的光阴。

嗅觉、听觉、味觉、视觉全方位苏醒，没有理由再被困了，好好地过一个夏天吧，人或许会辜负、背叛、欺骗你，但夏天不会，只要你努力，它只会给你惊喜。

至于，是你叫醒了夏天，还是夏天叫醒的你？

那不重要。

花花草草的事

鹿明明

大概是2018年初春，我和兰姑娘立志要当农夫，于是从种草养花开始。她从网上买了营养土、花盆、花铲甚至是花籽和花苗。我们的养花大业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那时我们相互陪着每晚在图书馆看书。夜晚归来，暖风习习，甚是舒爽，日子也甚是充实和惬意。遇到小商贩拉着葱葱郁郁的盆栽便买上几盆，芦荟就是那个时候被我带回家的。对于姑娘们来说，“一时兴起”和“三分钟热度”真的不是贬义词，且，那些商贩们的盆栽大都不易存活。于是，被时间留下的竟然只有芦荟。

那年兰姑娘还住我楼下。某天她做道路绿化的人带回家几株栀子花苗。她发现宝贝似地把我叫下去，给了我两株。那真的是两株成熟的，已经带有花苞的栀子花苗。我细心地种在花盆里，放在阳光充裕的南阳台上，期待能够花香满室。然而，我带它回家时它有多么让我欣喜，它未能成活时就让我有多么难过。一株第三天就死了。另外一株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就只留顶端的两片叶子。我便放之北阳台，任之。连同那盆被我种歪了的芦荟。

我的生活或者我生命的轨迹于2018年夏发生了改变。我日复一日地走进我的房子，也日复一日地忽略房子上的一切。2019年初夏，我一身疲惫地返回家中，躺沙发上休息，外面已经是有些刺眼的阳光。不经意间透过纱门看到北阳台上依旧只有顶端几片叶子的栀子花悄悄地开出了一朵雪白的花。那一瞬，我是何等的欣喜和感慨。小花在顶端的两片叶子中间，小小的，在初夏的风中摇曳着。我不敢相信它经受了2018年的严寒，又怎样在风中挣扎，最后开出了生命的花朵。我去浇了水，松了土，放了点花肥。我希望它能长成我希望的葱葱郁郁的样子。

2020年的春天，我们都被禁锢在家中。生命的脆弱、渺小、不堪一击，在2020年伊始被再次无限、真实地放大。对病毒未知的恐惧让人们噤若寒蝉。北阳台的栀子花依旧呈现不出我所希望的生机，甚至连顶端的那两片叶子也灰蒙蒙的，实在不应该春天植物所应该有的模样。再过去日子去看的时候连顶端的两片叶子也枯萎掉落。我有些难过。我安慰我说，生死都是天命，不必太过在意，不虚度就好。我应承着，却也难过了许久。

然，六月末的一天我去北阳台取刷车用的拖把，虚隙间似乎看到了一点嫩芽，没错，是嫩芽，怯怯地，又傲娇地长在已经枯了的栀子花茎上。我几乎要被震撼到，急忙告诉好友，她也有些不可思议。

我不敢再去看它，更不敢再有期望。活着，就好。终于勉强可通行的时候，第一件事便是去乡下去看望姥姥。姥姥家门前有一方菜园，郁郁葱葱，满是生机。姥姥让妈妈和姨妈们去摘些菜带回去吃，说，都是自己种的，没农药。姥姥固执地认为城里买不到那么干净、无污染的蔬菜，也固执地认为她的子女们只有吃她亲手种的粮食和蔬菜才会更加健康平安，更加固执地在90多岁的时候依然不肯让土地荒芜，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开辟出菜园，种满蔬菜。

妈妈在摘鲜嫩的荆芥。那一畦充满生命力的荆芥真是让我羡慕。我说，这能不能拔几棵我拿回去种。妈妈顺手就拔了一把。姥姥叮嘱，就这么拿着，不要用手碰根，三天内都能种活。我说，哪里会等三天，明天我回去就给种了。现实是，我从车子后备箱把它们拿出来时已经是五天后的了。蔫蔫的，根部的土都干了。我赶紧把它埋到一个花盆里，暗暗祈祷它们能够活下来。等到它欣欣然生长时我把我的粗心 and 担忧告诉了姥姥。姥姥说，乡下草贱，没那么金贵。你尽可摘着吃，越吃越旺盛。我哪里舍得摘着吃，能郁郁葱葱已经完成了我对它们的期待。于是整个夏天它们疯狂地生长，终于长成了谁都不认识的模样，一点不复当初的可爱和矜持，甚至不复当初的清灵。我有点懊悔，向妈妈提起，她说，等种子成熟把种子收集起来明年再种下去，它只活一季。

似乎被谁施了诅咒，病毒、洪水、极端天气，让芸芸众生皆精疲力尽又无可奈何。发现芦荟的秘密是七月初一个雨天的午后，我拿了本书，搬了个小凳子，坐阳台上边读边看雨。似乎还拿了一杯水放手握着，以抵挡庚子年七月的寒气。雨水透过栏杆细细地洒在脚边不远处芦荟上。我发现芦荟长大了不少，叶间有些许新绿，于是就把盆移动了一下。然后，我发现了更多的新绿，挨挨挤挤地长在叶间。我吓坏了，粗心的我一连数月不给他浇水它是如何活下来的，亦不知它又是怎样爆发出如此顽强生命力的。朋友告诉我该给它换盆了。我也觉得该给它换盆了，可我不敢，我怕我的关注会让它不知所措，亦怕我过分的温柔或不经意的粗鲁会让它像栀子花和荆芥一般最终离我而去。

我带它去花店，让花店老板把新绿分了出来，又换了个大盆。花店老板颇有幽默地说，芦荟最容易活，你自己就可以换的，不用这么麻烦。我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是花的克星，我不能碰。老板哈哈大笑，未了，说道，花养不活多半是主人太勤快了！

是的吧，反正我是不敢再多关注了。生命总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多给些空间和自由，各自美丽着就好！



野钓

叶炎

春和景明，莺飞草长，万物复苏，生机盎然。鱼儿经过冬季漫长的封口期，开始四处觅食；钓鱼人经历冬季漫长的封竿期，开始蠢蠢欲动。

油菜花开，是野钓的最佳时节。野钓关键是意境。或无人管理的抛荒野塘，或河沟水渠，或藕塘湿地芦苇荡。垂钓环境都是原生态，杂草丛生，乱枝遮目，小道凹凸难行，考验是钓友的毅力与意志。当下真正称得上是钓鱼高手的基本上都是野钓。一来不用花钱，节约成本。老婆大人没意见；二来现在精养塘的鱼基本上都是饵料喂养的，长得快，肉质差。

野钓玩的是技术。不论是传统钓法还是台钓，野钓绝对是技术活，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气候不同塘口不同环境，选择不同钓位，选用不同鱼竿，不同线组鱼钩浮漂，这里面的学问深奥，学无止境，既要有理论知识，更要有实战经验。咱钓鱼龄虽已近五十载，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业余爱好者，在这里也就不浪费笔墨关公面前耍大刀了。野钓最头疼的是小杂鱼闹窝，特别是小鲫鱼小白条，众多好钓，速度快，下口猛，喧宾夺主，擅与野钓者斗志斗智，严重干扰野钓规矩和钓友心情，无可奈何。

野钓靠的是运气。如果碰上了鱼窝、鱼道，虽然是野钓，也可能鱼口频频，鱼获颇丰。前几日和钓友去野钓，先选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钓位，一个小时过去，全是跟小白条小鲫鱼在博弈，苦不堪言。此时，在野塘一埂之隔芦苇荡的钓友向我频频招手，他已钓了四条小鲫鱼，我立马走过去。我赶紧转场，在芦苇丛中一个长约九米宽约三米深约一米的水草边打窝，半小时后，小鲫鱼像赶集一样蜂拥而至，连连起竿，偶尔双飞，大半天时间钓了五十多条野生小鲫鱼，回家一称整七斤，乐乐陶陶，怡然自得。

野钓拼的是耐心。去野钓首先要有当“空军”的思想准备，因为你不一定每次都会碰到好运气，一两个小时甚至半天没鱼口也是常事，好多钓友耐不住寂寞，守不住无聊，半途而废，空手而返。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不起眼的不足百平方米的小野塘里，我守了四五个小时，浮漂像放在水缸里一样，纹丝不动。最困难的时刻，也许是拐点的开始。正准备收竿回家，忽然浮漂有了反应，缓缓下沉又缓缓回升，标准的鲫鱼正口，我一起竿，一条正宗的野生大板鲫收入篓中，足有半斤。鲫鱼一般是成群结伴的，我乘势而为，一连钓了五条差不多大的鲫鱼，那感觉就一个字，爽。

野钓寻的是开心。其实钓鱼人是不大在乎钓多少的，职业钓手基本上是不带鱼回家的，全部放生，回鱼盘老板，玩的是开心，要的是快感。既然是野钓，心态很重要，不要关心战果，而是享受过程，磨练意志，锤炼身心，修身养性，陶冶性情，接触自然，感受生活，足矣。

眼下城郊变化日新月异，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处处都是景色景点，想要找一处正宗的野塘过把野钓的瘾，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爱无计可消除

王德君

“这辣椒，比我喝的白酒辣多了！”男人边打嗝边说，脸红了起来，嘴角肌肉也在轻微抽搐。

坐在对面的女人，看到后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嗔怪道：“你不是说不怕辣吗？”

男人一边用搭在肩膀的毛巾擦汗，一边说：“我说的不怕辣，指的是不怕白酒的辣，不是辣椒的辣。”话刚说完又猛打了个响嗝，“我滴乖乖，这辣椒性子真烈啊！”男人怕连续打嗝，立即把两只胳膊举过头顶。



家乡那口老井置于生产队正中央，位于枫香树老街，建于清朝初年，是当地最富盛名的一口井。井口由自然石凿成圆形，内嵌用块石垒成，井口直径一米有余，井深二十六米。曾供周边四个村庄300多人吃水，每天早晨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三伏夏天井水冰凉刺骨，数九寒冬井口热气袅袅，确为上等甘泉。历经了百年的沧桑岁月，青石井栏上的踏痕深已及寸，清晰可见。很早以前井旁长有数株枝叶茂密的大树，绿荫遮蔽井口，井里水面呈碧蓝色，到此汲水者不论身穿何色衣服，汲水时映入水中倒影都呈一色，实为奇观。可惜树木在“大跃进”中被当地群众砍伐大炼钢铁，现已无存。后人为了方便汲水，对古井周边进行了改造，用水泥抹平。

尽管岁月更替，多少年来它甘甜的泉水滋养了一代代乡亲们。因时间的不断变迁与社会发展进步，乡亲们的饮水设施也得以改善，所以那口象征着乡亲们“妈妈”般的老井也闲置了不少年，它静静地停在队里，极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翁，不言不语却又若有所思。

这口老井，让队里一些上了岁数的长辈们有点眷恋，因为这口井滋养了他们，注入了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忆念。唐代诗人酒仙李白在《桓公井》中吟道：“桓公名已古，废井曾未竭。”道出了打井人虽已千古，但他挖的这口老

人，拼尽全力和男人一起挣钱养家。女人怕两亩农田种的粮食不够家中六个人吃，就开荒种旱地。除了可以收水稻，还可以种山芋、玉米。在保证一家人的口粮时，还可以卖点补贴家用。不管是寒冬还是酷暑，女人总是穿棱在田间地头。可是，在女人五十二岁这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夺走了她的性命。整天忙于一家人生计的男人懵了，他一直在设想等儿女们成家立业后，要让自己的女人好好地享享福，他计划着带她养养鱼、种种花、看看祖国锦绣河山。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庭院里一排排整齐的蔬菜里种满了蔬菜。

枫香树的老井

李永生

的可喜变化，让传统沉寂多年的生产队一下子华丽转身。我到老井各处走走转转，怎么也找不到记忆中老生产队的影子，当走到那口老井旁，看到老井周围斑驳的老砖及井沿上长出的一层厚厚的青苔，一派沧桑景象映入眼帘，记忆才又被重新拉了回来。曾经喝了这口老井水长大的我，此刻感触良多，不知怎的让我联想起“背井离乡”的那句成语。是呀，一口老井曾是一个生产队的标志性象征，也是我们出生之地的写照，此情此景，怎能勾起人生几多辛酸与追绪呢？

“玲珑映玉槛，澄澈泻银床。”唐人苏味道这首《咏井》诗句，表述了人们对于井水的一往情深，以及它在岁月里曾经闪耀的光华和依

依眷

顾，映现着人们忆念中对老井的几多不舍情怀。如今，我生活过的村庄正日新月异地朝着城镇化转变，乡村振兴工作的阔步前行，总会掩饰很多很多老去的事物，包括伴随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这口老水井，也将深深植根于我们难忘的回味之中，它涉过时光的心田，随之绽放出一束束蓬勃向上的盎然生机，激发我们不忘老路，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小康生活。无论走到哪，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处魂牵梦萦的地方。它是一座老宅子、一片树林、一条溪流、一座石桥、一口老井……这里有着熟悉的乡音、儿时的回忆和村里村外的家常，这就是永生心灵的归宿、精神的家园——故乡枫香树。



两棵大树

周华

从窗户到桂花树是十米，从雪松到窗户也是十米。这说的最靠近我办公桌的后窗。我在这里坐了二十七年了。铁打的老校舍，流水的学生，甚至还有流水的教师，但我岿然不动。

从跨入这个古色古香的校园后，我就被安排在这个办公室。此后，我一直坐在这个地方。办公楼重建后，我还是在这个老地方，经纬度一点也没有变化。

校园里绿树繁多，花草遍地。可我一再以为，最好看、最尊贵的应该是那两棵树——那是我办公室窗外的桂花树与雪松。它们无论从东西还是从南北看，都在校园的中心位置。桂花树茂密的树枝四季常绿，像一把巨伞。每个新学年的开学季，特别是中秋国庆前后，它的香气弥漫整个校园，前后要持续一个多月，它是桂花树中最好的品种——金桂。

雪松呢，当然是终年常青的。它比桂花树高得多，特别挺拔，相当伟岸，非常漂亮。

我喜欢桂花树的清香，我欣赏雪松的好看。一棵闻其香，一棵观其形。

备课、批改作业，或读书写作的间隙，我都会走到窗前，打开窗户，端详一下它们。我会默默地与它们对话。

我每年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除了上厕所、吃饭、上课和偶然的杂事外，基本待在办公室，周末我也很少回家。为此，同事们戏称我是办公室主任。

说实话，我坐办公室的时间长，不过都是为了工作。我还在这里读书、写作、练字。我感觉，读书、写作、练字其实与工作关系挺大的。读书写作可以已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己的个人修养，为做一名好教师添油加料。于我而言，练字除了怡情养性外，写的一手好字，既是教学的需要，更是为了给学生做个好的示范。

两棵大树在办公室外面，我在里面，它们以我为顶点，仿佛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在这张办公桌前，我读了不少的书，写了不少的文章，我的字现在也已经有模有样了。

面对办公室窗外的两棵大树，睹其形，感其气，想其神，常常会激发我的教学与写作灵感。我在教学和写作上的每一小点进步其实都有它们的功劳。一头扎进这所学校迄今已27年了，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一直默默无闻地工作和奉献着，而且无怨无悔，应该说与这两棵大树有着一定的关系。

